

中環街市保育再思考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後的中環街市在保育方面沒有太大突破。若果把它變成一座博物館，介紹如中西區飲食文化或中西區歷史的城市館，會不會更有意思呢？

中環街市處於中環核心地段，在保留原有外觀，有沒可能加建成為高層大廈，創造一個更有特色的中環地標和商業空間？如今的中環街市沒有保留其原本別具特色的自然通風設計，而是變成一個冷氣商場空間。有時，香港的保育項目並沒有做好前期研究工作，尤其在保育建築物特色方面，改建後反而有所失色。

筆者認為，現在中環街市的營運方，其實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如何因應中環街市的活化，為中環打造一個全新的集娛樂、文化、商業於一身的空間。這一方面也有可借鑒的例子，比如日本澀谷最近興建了Rayard Miyashita Park、Scramble Square

等新形態商業空間，裏面除了食肆商店外，還有劇院，可做一些商業性的演出。中環街市亦有潛力發展為一個綜合型的商業空間，裏面包括酒店、劇院、展覽空間、商場、有高空特色的餐廳等。進一步說，大可舉行一個設計比賽，探討在中環興建一個全新類型的空間的可能性。因為中環街市的心臟地段、面積又夠大，相信它改建成一個富有趣味和特色的中環新地標大有所為。

作為旅遊城市，香港應該要經常推陳出新，保持對旅客的吸引力。像東京一樣，雖然因新冠疫情三年旅遊業受打擊，但三年後它在不同區域已經興建不同類型針對不同消費群的商業空間和藝文空間。這一方面不得不說香港需要急起直追，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份藍圖和長遠策略。

「保育中環」是二〇〇九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的，現在是時候再構思中環作為香港的核心地段，它未來在娛樂、文化、藝術和保育方面，應該要有一個怎樣的整全策略。而中環、上環、西環的中西區，也應該有一個全面的文化旅遊規劃發展策略。這些不妨從中環街市保育再思考開始。



人生在線
楊不秋

起杭州來，一些有關杭州的記憶也都紛紛湧了出來。

我曾在上海度過了從學生時代到初入社會的十多年光陰。滬杭相鄰，交通便利。有關杭州的記憶，也都在那段熱情充沛又絢麗多彩的青春歲月裏，自然也是美好的。杭州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歷史相互交匯又各自成趣，是一個常去常新的地方，總會有新的發現和樂趣。

第一次去杭州，就是在盛夏。我背着大書包，繞着西湖刷景點，汗流浹背，眼睛仍然不想讓腿腳休息。大約傍晚時分來到一處探入湖中的觀景平台，望出去滿眼都是廣闊的西湖。在夕陽的餘暉裏，水面像一幅巨大的鏡子，陣陣微風拂去了一天的疲憊。回頭一看，石碑上「平湖秋月」四個字映入眼

憶杭州

簾，更牢牢印在了心裏。

還有一年和父母一起在杭州過年。大年初二，西湖邊上遊人並不算太多。天氣不錯，陽光灑下來讓人覺得暖烘烘的很舒服。我們從樓外樓吃好中飯就在湖邊曬太陽，一邊欣賞西湖美景，一邊接拜年電話回拜年短訊。知名飯店樓外樓，服務員的態度大概能跟杭州寒冬的溫度媲美，菜餚的味道讓人有點一言難盡，但總算是來都來了，吃虧也不能錯過。後來偶然看到了樓外樓的歷史，不禁感慨世事變遷。

另一次因為要去靈隱，就住在滿覺隴。時值深秋，晚桂被幾陣秋雨打落了不少，清冷的空氣中有淡淡的花香。朋友再三推薦我去一家名叫「江南驛」的旅舍吃飯。我大咧咧地沒預定就去了，還在雨中排隊，過了飯點等到，可是椒麻雞和大魚吃小魚這兩道菜，也讓我記到了如今，不知現在去杭州還能不能吃到。

說起靈隱，就要提一下我心目中最美的永福寺。有次和朋友在靈隱吃了素齋就在山裏聊天散步，不知不覺就遠離了遊人。在一個不太顯然的寺門上認出「永福寺」三個字，心說走進去瞧瞧無妨。寂靜的古剎，完



▲雨中永福寺。 作者供圖

全不似靈隱那般遊人如織和香火旺盛。寺建在山上，沿山路緩緩攀上，一進一庭院，每個庭院各具特色，又都不以宏大取勝，卻以秀美突出。各色花草樹木也都被精心打理過，層層疊疊、互相掩映，被雨水沖刷之後格外醒目，出塵脫俗。

最近在聽百家講壇的「錢文忠說江南」，從錢鏐興建吳越國講起，圍繞着杭州展開了一條綿延的歷史軌跡，或濃墨重彩，或雁過留痕，一個個歷史人物粉墨登場。天賜的自然景觀，加上悠久的歷史文化，讓杭州變成今天這般底蘊深厚，耐人尋味。

最憶是杭州。何日更重遊！

驚濤怪浪



英倫漫話
江恆

去年美劇《海盜追殺令》(Our Flag Means Death)在英國播出後大受歡迎，近期傳出第二季將要回歸的消息，讓英國人興奮不已，其中很大原因是劇集與著名的海盜船長「黑鬍子」(Blackbeard)有關。

綽號「黑鬍子」的海盜船長原名愛德華·蒂奇，生於英國港口城市布里斯托爾，是十八世紀臭名昭彰的海盜之一，由於他經歷傳奇，被寫入許多小說並改編成不少影視作品，例如小說《海盜黑鬍子：傳奇的生涯》、童書《黑鬍子海盜的故事》、電視劇《黑帆》和電影《七海魔王》等，包括大熱的荷里活電影《加勒比海盜》系列中，也有不少「黑鬍子」的戲份，這讓他在英國幾乎家喻戶曉，一些酒吧和餐廳喜歡用「黑鬍子」命名，在約克等地更有和「黑鬍子」有關的海盜節和音樂節。

雖然「黑鬍子」名氣很大，但關於蒂奇早年的身世，歷史紀錄甚少，傳說他在英法爭奪北美大陸控制權的安妮戰爭時期，曾擔任英國私掠船的水手。所謂私掠船，就是由英國當局特許的合法海盜船，替其掠奪不義之財。他之後升任船長，並俘獲了一艘巨大的法國奴隸船，經過加裝四十門大炮，將其重新命名為「安妮女王復仇號」作為他的主力艦。此後數年間，他不斷在海上劫掠，令各國商船聞之色變。

就像「黑鬍子」綽號聽上去來者不善，蒂奇的畫像都十分恐怖，據說他濃密的鬍鬚幾乎長到了眼睛，在海上搶劫時，為了使自己看起來更嚇人，他曾特意用蠟把鬍子弄得像爬行的蛇，和電影《加勒比海盜》中主演尊尼·特普的海盜頭子扮相頗為相似，然後在鬍子裏插上點燃的火柴，將自己籠罩在煙霧中，看起來就像魔鬼本人。他還以手段兇殘著稱，有一次喝酒時為了取樂，擊中了自己副手的膝蓋，致使他終生殘廢，另外他曾將十七名手下扔到了荒島，差一點斷送他們的性命。蘇格蘭歷史作家安格斯·康斯坦在《海盜簡史》一書中形容，與「黑鬍子」相比，那些肩膀上站着鸚鵡、安裝了木製假肢、戴

着黑色眼罩的海盜形象，看起來十分平庸。

不過，「黑鬍子」風光的日子沒有持續太久，便淪為英國上層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一七一八年，在英國海軍梅納德中尉的追殺下，「安妮女王復仇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附近的海岸擱淺，蒂奇被殺死，其頭顱被掛在軍艦的船首斜桅上示眾，身軀則被丟進水中。美國作家科林·伍德德在《海盜共和國》一書中提到，當時「黑鬍子」被打死的消息十分轟動，尚是十三歲印刷商學徒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專門寫下並印刷了一首讚揚梅納德中尉的《水手歌》，當中一段寫道：「寧可游在底下的大海／不可在風中飄盪銀烏鴉／布里斯托爾歡樂的蒂奇如是說。」

「黑鬍子」走入歷史，也給後人留下諸多謎團，包括他多年劫掠的巨額財富下落等等，長期以來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近年研究人員陸續有新發現，有些甚至顛覆了過往的認知，比如「黑鬍子」的真實個性與外表截然相反，不僅受過良好教育，有社交風度，還識字並能夠使用複雜的導航設備，這也解釋了為何有些傳說和小說中提到他是個喜歡讀書的人。據說他在船上總是攜帶一些書籍並經常閱讀，成為海上度過孤獨時光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有助於提高智力和戰術水平。二〇一八年，考古學家從「安妮女王復仇號」沉船中找到一些書的碎片，證實是來自於十八世紀愛德華·庫克船長的著作《南海與寰宇紀行》，該書曾激發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創作小說《魯濱遜漂流記》。用專家

的話說，庫克船長著作的主題是描述他在南美洲海岸冒險經歷的航海記事，對於海盜來說是很好的睡前讀物。歷史學家西蒙雷頓亦認為，「黑鬍子」時代的許多海盜都能讀書，並經常在掠奪時拿走書籍。

研究還發現，「黑鬍子」擁有的寵物是猴子而非鸚鵡，原因是在漫長的遠洋航程中，猴子除了可提供娛樂和消遣，幫助主人減輕孤獨和壓力，還有不少實用功能，例如牠有較敏銳的聽覺和嗅覺，能夠在敵人靠近前就發出警報，讓海盜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對，以及牠還可以發現水源和水果等食物，並帶回船上供海盜們食用等。

另外，「黑鬍子」還喜歡美食和酗酒，美國作家安德魯·勞勒在《秘密令牌》一書中引述考古隊紀錄稱，從「安妮女王復仇號」沉船中發現了野豬、鹿和火雞遺骸推測，蒂奇保留了船上的法國廚師。英國作家奈傑爾·考桑在《海航秘史：加勒比海盜》一書中則指出，「黑鬍子」嗜酒如命，認為在船上就得喝醉了才是快樂的，他在某一天的日記中寫道：「這樣的一天，朗姆酒都喝完了，我的弟兄們卻還有幾分清醒，這些無賴們竟開始討論要分家的事兒了，看來我又要去尋求新的戰利品了。」

至於「黑鬍子」寶藏的下落，迄今找不到任何線索。他生前曾說若戰死沙場，除了自己和魔鬼，無人知道它在哪裏。或許他將財富藏到了極隱秘之地，或許他早已揮霍殆盡，寶藏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美劇《海盜追殺令》(Our Flag Means Death)劇照。

成功之源

明。

袁仕傑算得上是獅子山下一個奮鬥成功故事的主角，他並非含着金鑰匙出世，祖籍廣東汕尾市，於馬來西亞出生，家境貧困，四歲時移居香港，同年父親病逝，他由母親一手帶大，一家五口住在中環石板街一幢唐樓的一間板間房內。他年紀輕輕便要踏出社會謀生，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油公司的機器廠做學徒，師傅待他很好，讓好學不倦的他學懂很多科技知識，為日後開創事業打下良好基礎。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袁仕傑正式開創個人事業，在牛角開設一家小型啤塑工廠，聘有十幾名員工，生產一些日常用品諸如小型風扇、益智玩具、燈具及小電器產品等，由於產品設計新穎美觀和實

用，銷量很好，袁仕傑因而賺到了第一桶金。隨着業務穩步發展，他又成立中興電子廠，隨後並在內地設廠，生產的產品增至塑膠、五金、電子電器等多類，並開始創立自己的註冊商標，從而在國際市場上闖出一條新路。

作為一名發明家，最喜悅的莫過於將發明應用於實際。袁仕傑還與兒子袁志明創立了網上祭祀平台「念恩網」，弘揚中國人慎終追遠傳統文化。「幾年前，我的過百歲仍在世的母親，想回鄉祭祖，但她行動不便，而部分先人的資料和墓地位置不易找，怎可讓她達成心願呢？」袁仕傑說。念及社會上還有許多類似的情況，推己及人，他父子倆就用創意與新科技去解決這個難題。

秦腔藝術

近日，位於陝西省西安市易俗社文化街區的中國秦腔藝術博物館迎來暑期參觀熱潮，人們紛紛走進館內感受秦腔這一傳統戲曲的魅力。

從千年前的樂舞俑到明清劇作刻本、從臉譜服飾到名家唱段，博物館通過翔實的文物資料和多媒體互動展示形式，完整呈現了作為梆子戲鼻祖的秦腔深厚的歷史淵源及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新華社

市井萬象



City Walk風靡，然後呢？



黛西札記
李夢

英國倫敦，在內地網絡熱鬧了幾個月，甚至連一個所謂的正式中文譯名也沒有。「城市漫步」也好，「城區漫遊」也罷，在追捧「City Walk」的一眾年輕人眼中，名稱不重要，鬆弛自由的心態才是關鍵。

依筆者的觀察，City Walk的外延十分廣闊，其間可被細化為不同人群、不同城市乃至不同街區的漫遊或步行活動。有人在北京老城區的胡同或是上海石庫門的弄堂間穿行，為的是找尋歷史遺痕，親身體驗過去與當下遭逢邂逅的驚艷與美感；另有些人，選擇在大理、珠海或是青島等旅遊熱點城市的海邊走走，刻意避開眾多遊人打卡的景區，實是為了體驗暢行山海林間的暢快與愜意。對於City Walker來說，步行是拉近距離的絕佳方式，既是拉近人與城市的距離，亦是拉近同行夥伴之間的距離。因一場相遇及相約漫步，原本陌生的風景、陌生的人統統親近了起來，在疫情之後復

常的時日裏，如是這般親近愉悅的氛圍，以及摘下口罩自在呼吸與交談的經歷，確是值得你我倍加珍貴。

由此說來，City Walk不僅僅是當地市民的喜好，更可以作為短暫到訪遊客的新寵。厭倦了跟團遊或是「特種兵式」快節奏、高強度的打卡式出遊，City Walk為時下旅行者對於旅遊品質和出行態度的更高需求，提供了恰如其分的答解。想來不久之後，應會有一系列關於City Walk的攻略、出版物甚至周邊文創產品出場，不論是傳統旅遊景點的推廣團隊抑或希望打造新晉旅行目的地的城市文旅部門，不論新媒體或是出版社，不妨沿此思路推展熱鬧活動，吸引關注。

話說去年底「秋閣冬讀」系列公益文化活動，其中有兩場「漫遊」便是邀約一眾市民漫步行遊灣仔及油麻地舊城區，邊行邊看，穿行歷史與文化間，回想城市發展遷變。其實這些年，出版社、藝文機構乃至歷史愛好者群組等，策劃推展了不少城區漫步活動，因此City Walk在香港已不是新鮮概念，關鍵在於如何令其為更多公眾認知，並如何趁此時機，吸引更多內地乃至海外遊客來港體驗另類旅行。欲知香港這些年文化藝術如何蓬勃發展，來一場City Walk便知。



HK人與事
朱昌文

手機收到老朋友袁仕傑傳來的資訊，題目是「我的中國根」五個大字，小題是「袁仕傑成功之源」，附有一張榮譽證書的照片。原來是報道他事業成就的作品《中國根是我的成功之源》獲獎了。

有「港產愛迪生」之稱的袁仕傑，是香港不少人認識的發明家和工業家，他朝着「將中國人的名牌打入世界」的目標，幾十年來發明了專利產品一千多種，屢獲獎項。「我的中國根」內容只是講述他早年的一部分發明成就和事跡，尚未包括近年的多項發